

小说

卷上

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精选

杨继国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由寂静而芬芳，从“三棵树”到一片葱郁的树林，宁夏青年作家经过十余年的艰苦跋涉和磨砺，终于营造出一道令人瞩目的文学景观，并以其朴实的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独特的生命感悟和言说方式，发出本真的、诗性的、充满灵智的声音，显露出文学突围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的作品情厚境美，韵味深长，具有深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精神。

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形成和崛起，以及他们的人文立场、情感因素和创作风格，不仅预示着西部文学的广阔前景，也不断地丰富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系统。

该丛书旨在精要地呈现宁夏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他们的文学成就，以便读者能比较全面地了解他们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一个较好的选本。

—— 编 者

宁夏青年作家 作品精选

小说 卷 上

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精选

杨继国 主编

小说 卷上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精选》编委会

名誉主编 李东东

顾问 张克洪

主 编 杨继国

副主编 冯 明 冯剑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石舒清 冯 明 冯剑华 杨继国

何克俭 余光慧 胡建国 荆 竹

小说卷主编 冯剑华

编选单位 宁夏文联 宁夏作家协会

前言

杨继国

去年八月，在这个大地飘香、万物生长的美好季节里，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主席团第八次会议在宁夏首府银川召开。会议在研讨我国文学宏观问题的同时，也对地处边远的宁夏文学给予了热情关注。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在会议总结中说：“宁夏的中青年作家队伍，路子正、根底厚、创作态度严谨、创新意识强，是一支大有前途的队伍。”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同志更是在繁忙的会务之中，专门抽出半天时间，与宁夏青年作家代表座谈，并充分肯定了宁夏文学创作的成绩，指出：“宁夏的作家都非常勤奋，创作出了不少好作品，潜力很大，前景看好。宁夏从地域讲是小的，从人口讲是少的，但从文学发展讲，影响却是大的。”金书记还热情地提出，2006年，在北京

中国作家协会为宁夏青年作家专门召开一次作品研讨会。这不仅对宁夏的青年作家，而且对宁夏所有的文艺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和鞭策。

这部《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精选》，就是宁夏文联、宁夏作协为准备在北京召开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而专门编选出版的。收入这部选集的作家作品，都是宁夏的青年作家们这些年来在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方面的精品力作。其中，许多作品曾被全国性报刊选载，有的还在全国获奖，从中大致可以看到宁夏青年作家文学创作的基本成绩和整体风貌。

宁夏青年作家的创作是勤奋、艰辛的。他们虽然物质条件较差，但志存高远，钟情文学，执著地扎根于生活的热土中，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将艺术当作第二生命，不逐名利，潜心创作，以审美的眼光审视时代风云和人心变化，以激情荡漾的灵感和多姿多彩的艺术手法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优秀作品，并以其强烈的本土性、现实性、艺术性的特点而在全中国具有了一定的影响。

宁夏青年作家又是幸运而幸福的。这首先是他们得益于这片土地的深情养育。宁夏是一个古老、神秘，充满灵性的地方，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积淀深厚，浓郁的文化底蕴与特殊的自然风光巧妙结合，使这里既有南国水乡的秀丽色彩，又有塞上边陲的壮美景观，鲜明的回乡风情、美丽的塞上江南、雄浑的大漠风光、古老的黄河文明、神秘

的西夏文化，交相辉映。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治穷致富，奔向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正在变成现实，雄风鼓荡山川，人民信心豪迈。这些，都为宁夏的作家提供了不竭的创作灵感和丰富的创作素材。其次是宁夏领导的重视和关心。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小省区要办大文化”的战略方针，尊重和关心宁夏文学艺术人才的成长，鼓励他们高尚的精神追求，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上的问题和困难，为宁夏的作家们营造了一个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良好的创作环境。因而青年作家们由衷地发出了“在中国当一名作家是幸福的，在宁夏搞文学创作是幸运的”感慨。再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扶持。中国作家协会和金炳华书记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度出发，对宁夏的文学厚爱有加，多次给以积极的鼓励和直接的帮助指导。中央和全国的许多部门、许多报刊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可以说，没有这些帮助和指导，宁夏的文学创作是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的。

在北京召开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这对于偏地一隅的宁夏作家来说，可谓是在全国性的文学舞台上的一次集体亮相，也算是一次“进京赶考”。这既是喜事，也是挑战，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不管这次进京赶考的结果如何，这都意味着目前的成绩已经都属于过去，在宁夏青年作家面前，有更长的路要走，有更高的目标在召唤。

相信通过这次研讨会，宁夏的青年作家、宁夏的整个文学创作队伍，一定会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再接再厉，奋发进取，珍惜新时代滋润我们成长的雨露阳光，不辜负宁夏父老和中国作协领导的厚望，攀上新的高峰，创造新的辉煌。

2006年4月30日于银川

目 录 CONTENTS

- 石舒清 果院 / 1
清水里的刀子 / 12
- 陈继明 粉刷工吉祥 / 22
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 / 33
- 漠 月 父亲与驼 / 49
湖道 / 63
- 张学东 送一个人上路 / 74
跪乳时期的羊 / 88
- 郭文斌 大年 / 103
水随天去 / 129
- 季栋梁 军马祭 / 149
觉得有人推了我一把 / 167
- 金 瓯 一条鱼的战争 / 205
1982 年的钻戒 / 218
- 马宇桢 伤心 / 237
- 火会亮 民间表演 / 262
官司 / 275
- 古 原 清真寺背后的老坟院 / 308
白盖头 / 321
- 张九鹏 情人节的两朵玫瑰 / 331
与女人有约 / 351

目 录 CONTENTS

李进祥	女人的河 / 366
	屠户 / 378
拜学英	神骨手 / 394
李 芳	无法感伤或东奔西跑 / 420
韩银梅	长命百岁 / 443
了一容	小说三题 / 496
	向日葵 / 512
刘建芳	婚姻的一种形式 / 549
平 原	洛拉格日朗的一个片断 / 574
王江辉	正如你悄悄地来 / 584
曹海英	脚步 / 599
马丽华	风之浴 / 608
李 义	画在树阴地上的刀 / 626
马金莲	六月开花儿 / 640
辛小慧	上新疆 / 652

附 录

张贤亮	序 / 674
李敬泽	遥想远方
	——宁夏“三棵树” / 677
郎 伟	偏远的宁夏与渐在气候的“宁军” / 682

石舒清

原名田裕民，男，回族，1969

年出生于宁夏海原，1989年毕业于宁夏固原师专英语系，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果 院

我只对平凡的事物感到惊异。

——博尔赫斯

耶尔古拜的女人在果院里翻土。耶尔古拜去找剪果树的人了。她想着耶尔古拜这一次会去找谁。昨天夜里，两人商量着这一次该去找谁来剪果树，终而没定下一个人来。但耶尔古拜吃完早饭还是骑着摩托出去了，让她将果院里的土翻翻，说他去找个剪果树的人。剪果树的时间到了。按当地的说法，耶尔古拜是一个比较细详的人，什么事都要有个样样儿行行儿。劳动的时候就穿劳动时穿的衣裳，劳动完了，洗洗手脸，把可以出门的衣裳再换上。这样穿了又脱，脱了又穿，在别人是有些麻烦的。耶尔古拜

却乐得如此。俗话说,不像的不遇,他的女人也这样的。劳动时,两口子都穿着旧衣服,也并非旧得不堪,只是让人觉得,劳动时穿那样的衣服,很是顺眼。出门走亲戚的时候,两口子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精神神的,连头巾和袜子也要把最新的换上。然后耶尔古拜用摩托带了女人,去赶集去走亲戚。摩托车也总是干干净净的。且不说穷富,仅以这样一种状态活着,这两口子就能赢得人们的歆羡和赞誉。多少有钱人都活得愁眉苦脸乱七八糟啊。原本这里种果树的人,剪总是要剪的。像无论多么懒的人,脏得不堪的人,头成年隔月总要理一理一样,但总是三年两年才请了人来,把自家的果树剪上一剪。耶尔古拜两口子,却是一年剪两次,秋冬之交剪一次,春夏之交剪一次。年年都这样的。耶尔古拜觉得,这给果树摘叶剪枝,就如同人的剪头发剪指甲一样,总还是勤剪为好,不然头发就会成为累赘,长指甲不方便不说,还会在里面藏污纳垢。同样的道理,果树如若不剪,也会累赘树的吧;一些枝枝叶叶多出来闲得慌,就可能会调皮捣蛋,无事生非,成为一棵树的心病和祸端。他正是从人的剪指甲和剪头发上悟出修剪果树的必要性,讲给女人听,女人听得直点头,对他很佩服。因此每到剪果树的时节,别人家的果院里可能沉寂着,他家的果院里却总是有约不爽似的传出剪果树的声音来。这样一来他家的果子就一定比别人家结得多么?他家的果子就比别人家的更甜更有味道么?有时倒未必。但他们两口子就是这样的习性,觉着不剪就是个心病,一剪,即使果子并不因此大而且多且甜,一块心病却实在是没有了。

果院里的土一年也要翻几次。常翻,土就比较的随和顺应,对铁锹不拒绝,似乎很乐意铁锹进到自己里面去,正如一个痒痒着的人需要一个什么伸入来给自己挠痒痒。不久前果院里灌过水的,地皮上已看不出来,地皮已干了,但下面的土却还湿着的。

翻出来的土沃湿着,像本身即是一种肥料。这样子的土一锹一锹翻出来,不论是看在眼里还是心上感觉着,都是很让人舒坦的。有时会用锹在湿土上拍一下,立即会显现出一个锹印来。翻这样的土人就不易觉着累。果院里还修着一些菜畦,种些葱啊西红柿啊韭菜啊还有土豆什么的。原本以为自己这里的水土是种不了别的什么的,试着种了一小块枸杞和辣子,真是叫人意外,竟都长了出来。这里人少见枸杞,还以为种了些狗牙齿。狗牙齿和枸杞像孪生兄弟。就问种这么多狗牙齿做什么。女人摘着枸杞,心里是很得意的,真是不大愿意说出去,让别人也学着自己种枸杞。他们还打算种种花生和橘子试试的,不管它出不出来,不管它结不结果,先种进去再说。不结果也不打紧,不再种就是了。刚开始两口子还担心果院里种菜蔬,会影响果树。后来试着种了,果树依旧开花结果,果子依旧那么多那么大,于是就觉到果院里的生长力原来是很足的,是不可估量的,如果不开辟这些菜畦,那么这里的一部分生长力就白白的浪费掉了,就像一个彪形大汉背了一个小学生的书包那样。他们小两口在种种尝试里学到了许多可做与不可做的。

耶尔古拜还要去城里做生意。这个村里的男人们都在做生意,好像不做生意就不是个男人。但一些男人生意做好了人也学坏了,一些男人生意没能做好人却学坏了。他们这个村子,什么时候有人戴过手铐?没有过的,但是现在,已有好几个人让公家给法办了。她相信耶尔古拜是不会学坏的。他可以把一块电子表十几年都戴在腕子上。她看见他把气哈在电子表盖上,用手巾擦拭着。他把一块电子表都可以戴十几年,都哈着气擦它,这些都使她对他又满足又放心。她隐隐觉得,要说坏,自己是更容易比他变坏的,她知道自己心里有一些火一样野烈的东西,有一些冲动需要她压服着。好在自己是个女的,眼界窄,机会少,她想她要

是像耶尔古拜那样骑了摩托到处做生意,况且生意也还不错,那会怎么样呢?有一年家里请来个剪果树的,竟是乡园艺站的,戴着眼镜,总是习惯性的把挡在镜片上的长发捋上去。他有些拘谨,说话时似乎不情愿让人将他看着。这就使她对他有了一种特别的兴趣。女人总会打问一些女人感兴趣的问题。她很快就得知他还没有结婚,虽然毕业两三年了,但还没有结婚。为什么没呢?一是没合适的,一是家里光阴还是有些紧,不然他为什么要来给人剪果树呢?目的也是挣几个钱。他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谈着,渐渐的谈得就比较深,那小伙子甚至告诉她他现在已存有多少多少钱,家里是指望不上的,要娶媳妇就得完全靠自己。存的钱也够娶一个媳妇了吧,凑合一点是够了,但还没有合适的人。她当时听着,心情真是有些荒唐,竟匪夷所思的把自己也列了进去,好像自己又成了一个待选的姑娘。她对自己还是自信的。至少在这个村子里,她是数一数二的女人,不然也做不了耶尔古拜的女人。给耶尔古拜当媳妇,说真的她也是满足的。她从这个年轻园艺师的拘谨与羞涩上,也能觉出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分量。而且由于他的未婚,使她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有了某种优势。耶尔古拜去城里了,把工钱给她留着。工钱耶尔古拜已经和年轻人说好了。家里再没有别人。街门半掩着。果园的小门也是半掩着。她看见果园的小门半掩着,关上或完全打开的可能性都有的,时时都可以显出来。果园里也是静悄悄的,像是在聆听他剪果树枝的声音。是冬天,叶脱枝疏,剪枝的声音听起来很是清晰。像是并没有剪着什么,只是剪刀在空响似的。阳光充足,觉得和暖。他每剪落一个枝条,都要拿在手里细细看一看才扔掉,像在看究竟剪得对也不对。他这样低着头看时,头发就下来挡在镜片上。她心里痒痒着,想给他撩上去。真的,有一次,她的手指竟不自觉地动了动,好像已做了一个什么似的。她掩饰地用这根手指刮了刮自己

的鼻尖。她端了茶和馒头来给他吃。他推说不吃。当他坐在树坑边儿上偏过头去吃馒头时，她看到他连耳廓都红着的。这些都使她感觉强烈和异样。她当时真是很大胆的。在他偏着头时她完全的将他看着，那一刻他要是回过头来肯定会吓一跳。但他没有回过头来。他一直偏着头吃馒头，腮边的几粒青春痘随着咬肌一动一动，显得比他本人要粗犷莽撞一些。他噎住了，打嗝，但是水杯在她这一边，他竟不能回过头来取水杯，就那样将吃剩的馍馍小纸团似的拿在手里，将嗝一个接一个打下去。她偏不将茶杯递给他。她像是很有兴致地看着他打嗝。那时候在她，是有些一触即发的意思。她后来想过，要是他突然来抱她，她会给他抱的，甚至可以亲嘴，隔了衣服摸摸也可以的。别的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会怎样了。她当时手里有一个小土块，她把它攥得湿湿的了。她是想着用这个打一下他的，但始终未能打出去。她就把那个土块在手里捻成粉末，然后看也不看，经由指缝让它们漏撒到地上去，让细微的风吹散它们。那天她累得厉害。连自己也觉得自己有些反常。看到耶尔古拜时，她竟有些慌乱和羞臊，倒好像自己真的背着他干了什么。她想耶尔古拜是否会看出什么马脚来。他该看出来的。她觉得自己身上到处都是马脚，藏也藏不住的。但他竟没能看出什么来。实际上她低估了自己的掩饰能力，而耶尔古拜又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连她也觉得他实在是疏忽得可以。他去果院看了看年轻人剪的果树，不是很满意。然而那一年果子却结得不错。一些树枝被果实压得弯下来，树皮在弯下来的地方绷紧着，时有折裂开来的危险，就在旁边栽了一些棍子将它们支撑着，在棍子上系了绳子，将沉甸甸的弯垂下去的它们提携着。其实年年都要栽这样一些棍子的，但那年栽了用来帮忙的棍子的确是要多一些。村里人来看果子时，耶尔古拜显出得意来。但女人看着一树一树的果子，却不说什么，口被缄了似的。那些果

子使她感觉异样,使她心里似乎有了一个不便告人的秘密。再一次剪果树时,耶尔古拜又要去找那个园艺师,说人家正经学过的就是不一样。女人却不大响应,甚至好像是不乐意请他了。她说今年果子结得好,不一定完全是剪果树的原因,她把一部分原因归功于自己的喷洒农药。耶尔古拜买了农药来,嘱她择时给果树们喷喷。女人就换了劳动时穿的衣裳,戴了口罩,背了药箱去给果树喷药,喷过好几次的。她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有意抹杀那个年轻人的功劳,在和那个年轻人争功似的。她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她甚至曲意妄言,说那个小伙子好像对工钱不满意,她给他工钱时,他皱着眉头,显出不快来。实际可不是这样啊。实际完全不是这样的。她还记得他接工钱时的那份窘迫和尴尬,好像他的手宁愿缩回袖筒里去。但耶尔古拜还是去叫那个年轻人。没能把他叫来。原来他已经调到另外的乡上去了。有摩托就不愁跑路,耶尔古拜还是找到了他。但是他说他已不给人剪果树了。他已经当了那个乡上的秘书,工作忙得脱不开身。实际上他并不忙的,耶尔古拜找到他时,他正在乡政府大门外和几个人捣台球。耶尔古拜的邀请倒像是揭了他的老底,使他显出尴尬和恼意来。他应付了耶尔古拜两句就开始扔下他捣台球,而且总是拿屁股对着他,捣台球时,也似乎有了一些情绪,把台球捣得很响。只好另寻一个人来剪了。但是女人却好像在这件事上不能善罢甘休,埋怨耶尔古拜不该去找他,说他还以为他是个干部呢,臭架子放不下来,其实在她眼里他连一个普通人也不如。她笑话了他总是往下耷拉的头发,说那和女人似的,笑话了他把树枝剪下来拿在手里打量。有什么好打量的呢?明显他还是个新手嘛,还嫩着哩嘛。归结到一句,没找来倒好。即使他真的来,她心里也不愿他再剪的。那年轻人的邀而不来,莫名地使女人非常生气,并且隐隐觉得难堪,她似乎受了一个不小的挫折和侮辱,很长一段时